

编者:

在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中,如此多的群体在相互交融。我们每天都在跨越疆域,甚至不用离开自己的家。“天涯·此刻”,显影镇江在海外的漂泊群落。本版投稿信箱:jjlwn2000@126.com,jjwbzj@hotmail.com。



我的生活

我留学的这座城市——奥克兰,是新西兰工商业中心和第一大城市,人口约130万。这座海洋环抱中的城市,经年漂浮在大块的蓝绿色之中:蓝蓝的天蓝蓝的海,绿绿的草绿绿的树。极目望去,碧浪之间白帆点点,呼朋唤友相约出海,或钓鱼冲浪,或赶海拾螺,尽享悠闲。新西兰人拥有帆船和游艇的比例,冠之全球。于是奥克兰“千帆之都”的美誉不胫而走。奥克兰曾多次被评为世界上最适合居住的城市之一。我喜爱这里的宁静与日光,喜爱这个城市的活力与热情。这里的一切,影响着我的人生态度。

上周五,很不幸的,我租住的房子遭遇了一次入室盗窃。惊慌之余立刻报警,接线员做了记录,问:有人受伤么?答:没有。接线员语气温和地说:请保护好现场,下周一我们会派警员做现场勘察。我说:为什么是周一呢?温和的语气再次传来:周末警员繁忙,人没事就好。

“人没事就好”——原来,生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无奈,开始怀念国内的110,3分钟到场的速度!

隔天看报纸,一张警员抱着猫咪的大幅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。这是怎么回事?原来,周六一大早,一只顽皮的猫咪顺着烟囱爬上了树,却怎么也下不来了。警方在接到报警后3分钟赶到现场,动用了一支消防队,合力将猫咪解救下来。

读完我哭笑不得,这个国家到处宣扬着“生命平等”,可某些时候,人还没有猫重要吧?

回头望望我那被撬的窗户,翘首期盼警察早早到来!

百无聊赖中,想起一段旧闻:一天,我一位在银行任职的朋友神秘地问我:“你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什么训练吗?”我问:“点钞票?”她说:“我们在训练怎么用最快的速度把钱送到持枪劫匪手里。下班时候经理总结,我们的工作人员只用1分45秒就把钱送了出去,再接再厉。”我一笑,难道是银行的钱太多了?后来再细想,如果银行被抢,损失由保险公司埋单,但是员工伤亡就靠银行自己善后了。站在员工的角度想,这又何尝不是对人身安全的保障呢。

新西兰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国家之一。其中最便利的一项:公立医院治病是免费的。可是生活在气候这么好的国家,

还真是很难得病。一次发烧,终于让我“有幸”体验了一回免费医疗。

记得那天夜里,发烧到39℃,实在撑不住了开车去了奥克兰医院。我对护士说:挂急诊。护士小姐把我上下前后打量了一番,手一指,“坐在那边凳子上排队,轮到了会叫你。”我已经难受得不行,为什么不给我挂急诊呢?坐定后,瞟一眼身边,天!还有不少被割伤正在流血的人也在排队。心想算了,人家这样子了也没有急诊呢。心里莫名其妙地平衡了些,忍着病痛在椅子上昏昏睡去。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,听到医生叫我名字。终于轮到我看病啦!我激动地爬起来,感觉烧得没那么厉害了。医生给我量了下体温说:“回家多喝水。”

我当时不知是怎样的心情。走出医院时,天已经亮了。

在新西兰,不到“生死关头”是不可以挂急诊的。后来也学乖了,小毛小病的还是自己在家吃药吧。在家睡觉可比医院的椅子舒服多啦!

新西兰是个多民族的移民国家。奥克兰市中心的街头,除了那些不为讨生活而表演的街头艺人,你最常见到的还有各种各样的表达民意的表情,他们来自世界各地。这边有伊拉克人“反对武力,呼吁和平”;那边有美国人“抗议恐怖主义”;还有“保护稀有生物”、“救助南非难民”。当然来自本国“罢工,加薪”的呼吁更是屡见不鲜。他们三五成群伫立街边,或高举标语,或散发传单。没有口号,也没有喧哗。要是路人回以微笑,他们会激动地把标语牌举得更高,以示感谢。我称他们为“无声的抗议”。

有一次,在大学的讲堂里,上课进行到一半,大门突然被打开,走进来十几位教职员。他们排着队,举着标语牌,上面大约写着“要求加薪”之类的话,默默地从前门绕到后门走了一圈。当时几百双眼睛愣在那儿,结果教授耸耸肩说:“继续上课。”似乎一切都习以为常。另一次,我早起赶巴士上学,等了1个小时也不见车影。后来几经辛苦到了学校才得知,奥克兰最大的公交公司的所有司机罢工啦,奥克兰70%的公共交通系统因此暂停。连续三天的罢工苦坏了我们这些搭巴士上学的学生。据说,后来司机们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许诺——每小时加薪1.5新西兰元——在三年内慢慢上调。

我的大学

新西兰属于英联邦国家,采用英式教育模式。我曾就读的奥克兰大学是国立八所大学之一,也是新西兰综合排名第一的高等学府。它坐落于奥克兰市区,闹中取静。两条长长的街道被奥大的各个学院所包围,每个学院的教研楼风格迥异,其中一幢钟楼安静而肃穆地矗立着,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,成为奥大的标志性建筑。

初入大学,我就惊讶地发现,原来奥克兰大学是没有大门、没有围墙的。学校也没有固定的课程安排,没有固定的班级。

所以从课业安排,到选课,再到选择上课时间,都要学生自己安排。选课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。每个专业都有必修课和选修课,每门课都有一定的学分做前提。某些课程需要修得一定的学分才可以读,而有些课程只能在第一学期读。

如果学生想在既定时间内读完专业,就需要做个课程规划,合理安排时间。如果读书读到一半,突然兴趣转移,也可以转到其他专业从头开始,若有相关的学分也可以转移。这样虽然耽误了时间,但为学生提供了更灵活的选择。我的一个同学就是从信息专业转到统计学又转到艺术史——我们都说他真是一部活生生的百科全书啊。

奥大教育似乎一直在告诉我们团队合作的重要性。几乎每科的期末成绩都离不开小组作业。同学们三五一组,自由组合,内部分工,共同完成一个项目。最终成绩一部分来自学术分,还有一部分来自组员之间的人情分——这部分非常细致,评分条款有几十项之多。比如一个组的学术分得A,而你可能不够努力或者缺席讨论等等,“人情”分很低,所以会导致你的个人总分是C。团队合作的方式不仅让我们得以充分地交流,自由地共享信息,更让我们学会与人相处的态度。这种经验也让我在之后的工作中受益匪浅。

对于留学生来说,最直接的障碍就是语言。2小时的课你能听懂多少?堆积如山的参考资料你能读懂多少?几十页的论文你表述得多清楚?这些连母语为英文的本地学生都视为一大挑战,对于我们来说更是难上加难。有些学科,读到第二年还有一定比例的淘汰率,竞争相当激烈。初入大学,我确

时差4小时

文图/王文璟

实也被这种压力给吓住了。课堂上教授讲得天马行空,课本随手一翻就是十几章。写论文时,窝在图书馆抱着一堆参考书找资料,却无从下手。所以不努力是行不通的。

大学里特别强调课外阅读与独立思考。一篇3000字的论文如果“引用”的资料少于6处,基本上别想拿高分,所以你至少需要找到10篇资料,并读完它们。这只是一个比方。事实上,被要求的绝不仅是数量,因为你需要用自己的理解来表述这些资料,并给出你的观点。就连期末考试也是要求“延伸阅读”来做准备,因为考题都是以实际案例为基础。没有一道问题会来自课本,因为那太简单了。我就读的“经济与信息管理”专业的考题就涉及到:分析家庭娱乐产业的现状与前景;分析麦当劳当下的营销策略及优缺点;可口可乐公司的危机公关等等。5个案例各完成一篇论文,3小时完成。如果没有考前的大量阅读做准备,没有独立的思考习惯,这样的考试是过不了关的。

每次考试前,图书馆和电脑室的灯彻夜通明,座位都是要“等”的,资料没有预定是“抢”不到的。同学们自带干粮,聚在一起讨论,查资料,复习。用争分夺秒废寝忘食来形容也不过分。

如果你能在奥大作弊成功,那你可以试试申请FBI。虽然是句玩笑,但是奥大对于作弊的处理相当严格。学校要求学生注册一个检查作弊的电子网站,该系统会自动检测作业并与电子资料比对,如果相似度超过3%,那么教授会请你去办公室“喝咖啡”。考试的时候更夸张,除了不能带包、手机,不能戴帽子;去厕所要先签名,还会有位老师“护送”。一旦被发现作弊,取消学籍终身。风险很大哦!

考试结束后,同学们不是大睡两天,就是大病两天。所幸我都是前者。虽然苦虽然累,但是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是一种彻底的痛快。毕业之后,我们还常常怀念大学那几年的“炼狱”生涯。感谢奥大,教会我许多。

初探职场

大学毕业之后,我得到了第一份全职工作,在新西兰规模最大的电子电器销售集团任行政助理。这份经历让我深刻感觉到,毕业之后,人生才真正开始。世界在你面前豁然开朗,以前面对的是充满定律的书本,友好善良的同学,现在要面对的,是每一笔仔细定夺的账单,和各种各样带着不同口音的客户。在巨大的压力和挑战下,我以每天10英里的速度飞速成长。回想起来,倒是有一些心得体会。

有次和主管聊天,无意中提到和我一同面试的竞争者,其中竟有一位博士毕业生。可

就是你的,没有工作没有客户,赶快离开桌子吧。”

我的同事们时间观念都特别强,当然公私也分得清楚。公司不会占用员工的任何私人时间,所以20分钟以外的时间,也请你努力工作。

如果说忙碌的星期一是黑色的,那星期五一定是阳光明媚的。这一天是公司规定的“自主日”。我们可以抛弃高跟鞋和硬邦邦的制服,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,哼着小调来上班。你会在办公室发现帆布鞋、沙滩裤,夸张的项链和拖地的长裙。闲暇之余一定也会讨论几句晚上哪聚会,周末去哪玩,哪里的菜好吃,哪里有橄榄球赛,一片欢乐景象。恼人的报表算什么呢?至少我们会有个愉快的周末呢。黑色星期一算什么呢?还远着呢。

工作如此,生活亦如此。乐在当下,享受生活,这是新西兰式的乐活作风。



本文作者



新西兰最北端的灯塔



千帆之都